



[ 采桑子文丛 ]

# 庐隐自传

庐隐 著 金理 编

朋友对她的评价是：「她要笑，笑到一切人心跳；她要哭，

哭到所有的眼泪都流干。」她的自述是：「我从小就不喜欢

一切女孩子所喜欢的东西，我也更讨厌机械形的东西与生

活。我怕开形式庄严的会议，我怕背死板的书，我怕整齐

的数目字，我怕在一定的格子里写楷书……」到底庐隐是

怎样的一个女作家，本书为读者揭开答案，希望通过「自叙」

与「旁观」的「互视」，来纪念这位在三十五岁的年纪上

英年早逝的作家，献给她在一天翻地坼的时代中冲破牢

笼、自寻新路的践行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[ 采桑子文丛 ]

# 庐隐自传



庐隐 著  
金理 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庐隐自传/庐隐著;金理编. —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1. 4

(采桑子文丛)

ISBN 978 - 7 - 222 - 05752 - 4

I. ①庐… II. ①庐… ②金… III. ①庐隐(1898~1934)—自传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8797 号

责任编辑:赵石定 李沐樨

装帧设计:杨晓东

责任印制:洪中丽

书 名	庐隐自传
作 者	庐隐 著 金理 编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 ynpph. com. cn
E - mail	rmszbs@ 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	889 × 1194 1/32
印 张	4. 75
字 数	130 千字
印 数	1 - 5000
版 次	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排 印	昆明合囊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22 - 05752 - 4
定 价	16. 00 元

## 庐隐自传 /1

.....  
庐隐的故事（代序）（邵洵美） /1

童年时代 /6

中学时代 /20

第一次的教员生活 /24

大学时代 /28

著作生活 /37

思想的转变 /44

社会经验 /49

其他 /54

## 云鸥情书集（节选） /63

.....  
二 寄异云 /63

七 寄异云 /64

十 寄冷鸥 /65

十九 寄异云 /66

二十 寄冷鸥 /67

二十一 寄异云 /67

二十四 寄异云 /68

三十三 寄异云 /69

四十 寄异云 /73

五十四 寄冷鸥 /74



五十五 寄异云 /75

六十六 寄异云 /76

### 吃 语 /79

.....  
一 我的朋友 /80

二 北海里的黄昏 /80

三 雨云一瞥 /81

四 相思中的海滨精庐 /81

五 浮家海上的哥哥 /82

寄天涯一孤鸿 /83

寄燕北故人 /93

灵海潮汐致梅姊 /98

.....  
一 鸡声茅店月 /101

二 动人无限愁如织 /103

三 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/104

四 寒灰寂寞凭谁暖 落叶飘扬何处归 /106

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/108

丁玲之死 /112

郭君梦良行状 /113

附 录 /118

.....  
庐隐论（茅盾） /118

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（李唯建） /125

忆庐隐（李唯建） /128

黄庐隐（刘大杰） /134

关于庐隐的回忆（苏雪林） /136

忆庐隐（沅君） /142

《云鸥情书集》初版序（王礼锡） /144

编后记 /147



# 庐隐自传

## 庐隐的故事(代序)

邵洵美

“我每次作稿,描写某人的悲哀或烦恼,我只是欺人自欺,说某人怎样的痛哭,无论说得怎样像,但是被我描写的某人,是否和我所想象的伤心程度一样,谁又敢断定呢,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们来为我象征之用……”

上面是庐隐所著《云海潮汐》中《寄天涯—孤鸿》里面的一段话,可以说是她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供状。我们在她的作品里,不但时常可以找见她自己的象征;有许多篇,简直完全是自传式的:热烈的情绪从没有一些遮掩。读她的作品,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直爽的女子,她有着不可忘怀的过去,但是她明白这人生的意义。她对于一切事情是如此的坦白:她要笑,笑到一切人心跳;她要哭,哭到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干。她是有个性的,她知道这人间世的残酷,她自己受着冤屈,她又为人家抱着不平;她平时总是兴奋着,所以“那我可以不在乎”便成了她的口头禅。但是她生性是拘谨的,她的“游戏人间”,与其说是一种发挥,不如说是一种报复:所以她所憧憬着的仍是——



庐隐像

“这个是一个很空寂的环境，前面有一条石砌的山路，左右环绕山峦；没有人家，没有村落，也没有游人。只有一两个樵夫背着柴束，向山下林中走去，山涧中的流泉，假使发出潺潺的水声。行云和



沙冷都沉醉于这伟大的沉默中了。”

“在他们的前面，展露着宇宙的神秘，他们的心弦，同时奏着和诣的曲调；他们的内心，充实着美满的光和爱。”（《玫瑰的刺》第二四六页）

我认识庐隐不过三年，三年内见面不满二十次，每次见面她总和唯建在一块：有时是他们到我家里来，有时是我上他们家里去。因为我不愿意和弄文的人谈文，所以我们见面时，谈话的范围总会扩充到很大很大；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庐隐的性格便常会很明白地流露出来，她给我的印象便很深。

我记得庐隐常用着最柔软又流利的北平话说“怪事，怪事！”，当要添酒时发现了酒瓶已空；或是当抓了三圈抓不到等了半天的嵌五万；或是当人轻轻地对她说她这件淡绿的旗袍更可以配合她个性的时候。从她言语里，我们又可以听出她爱哭；可是当你想要取笑她时，她总好像独白般地说：“不，我觉得哭了就爽快”。

说她爽快，恐怕是最能道出她的个性，可是还得明白她感觉的敏锐；她没有一句话不肯爽快地说出来，可是无论你说句什么话，总又会引出她一串串爽快的回答或追问。

这些当然是浮面的观察，但是我相信庐隐心底里不会有多大的秘密，要是有，那恐怕连她自己都不会知道。有一次她和唯建故弄玄虚，约了我去，记得还请了新城大杰夫妇，我看见晚饭的菜太华丽了，就问是一个什么宴会，唯建抢着申明是庆祝《象牙戒指》脱稿，可是我们只看见有一个秘密在庐隐嘴唇上发颤。不久就抖出了一句带笑的“今天是小妹妹一岁。”

庐隐的天真，使你疑心“时光”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；喝酒是她爱的，写文章是她爱的，打麻雀是她爱的，唯建是她爱的……她还爱许多旁的东西，可是她从没有想过要有选择。对于她，我相信，一对白板不见得比不上唯建两个眼睛里的光芒。

在她文章里最容易找到她自己《玫瑰的刺》当然是事实的记载；《云梦姑娘》，《树阴下》，那也几乎是从她日记里演化出来的；《地上



《庐隐自传》初版封面  
(第一出版社, 1934年6月15日初版)

的乐园》是她的一首定情诗(结束也许是不吉利的);《云鸥情书》，那是早由礼锡做过索隐了。

也许因为她喜欢用主观的笔调，所以有很多篇文章是用日记体裁写的，人几乎会疑心她是没有一天间断记日记的。我们更可以在她文章里找到她对于自己的评语。《海滨故人》里的露沙一定是她自己：“露沙有很清瘦的面貌和体格但却十分刚强，她们给她的赞语是‘短小精悍’。她的脾气很爽快，但心思极深，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。对人们交接，总是诙谐的。”她对于自己性格的诉说，的确和我们对于她的观察一样；不过我真奇怪，她为什么总爱自己经验的丰富，“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？”且看她经验所显示给她的——

“现在的社交，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，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，等你真正和他讨论学问时他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，从人生问题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，打动了你，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。……简直是作戏，所幸当局的人总是一往情深，不然岂不味同嚼蜡！”（《海滨故人》第一五〇页）

“钟文……我在你心目中，不知还是个什么狐狸精或是魔鬼吧！”（《玫瑰的刺》第一九七页）

“我想游戏人间，反被人间游戏了我！”（《灵海潮汐》第一〇四页）

但是看她真的将讲爱情时，那简直是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子！所以我觉得说她聪明也可以，勤奋也可以，活泼也可以，率直也可以，慈悲也可以，甚至严重都可以；但是说她识破世界之谜却无论如何不可以，就因为她识不破世界之谜，所以她会有这样丰富的情感，热烈的兴致，深切的恋爱和她写文章的勇敢及忍耐；否则哪里还会有这七八册心血的结晶！

像庐隐这么一个作家，当然最适宜于写自传了。第一她因为对自己特别感兴趣，于是会细心地去观察自己而立下几乎是大公无私的评语。第二她有充足的脑力去记忆或是追想她的过去。第三她

有勇敢去颂扬自己的长处及指斥自己的弱点。第四她有那种痴癫或是天真去为人家抱不平及暴露人世间的丑恶。第五她有忍耐同时又有深刻的观察力去侦视这人生的曲折。第六她有复杂的经验可以使自传不枯燥。第七她有生动的笔法可以使一切个人的事情使别人感到兴味。第八也是最难得的,便是她是一个“自由人”,她不用在文章里代什么人说话或是为什么人辩护及遮蔽。

所以这一本自传便值得我们去宝贵了。

一般读过庐隐一切的作品,一定会说,“庐隐何必再写自传,她的作品里早有着她的供状。”但是他们不知道(我上面已说过)时光是不打庐隐心上走过的,在她的作品里,我们只会看见她不老的天真,从《海滨故人》到《象牙戒指》,我们一些看不出她年龄的增加;不错,文笔是老到了,但是她那一颗孩子的心!

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,是她的那篇《父亲》,当时好像是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的。我的感想是作者浪漫气息的浓厚,以及她是一位定命论者。当我最后读到《象牙戒指》,我仍是如此感想。一朵红玫瑰,两支象牙戒指,这是庐隐到人间来要讲的故事。

## 童年时代

当一个成人,回忆到他童年的时代时,总有些眷怀已往的情绪吧!——本来一个人的最快乐的时代,要算是无责任,无执著的童年时代了。但是我却是个例外,我对于我的童年回想起来,只有可笑和叹息!

我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,我的母亲是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,在我诞生之前,我母亲已经生了三个男孩,本来我的出世很凑巧,正是我父母盼望生一个女孩的时候。可是命运之神太弄人,偏偏在我生的那一天外祖母去世了,母亲因此认为我是个不祥的小生物,无心哺乳我,只雇了一个奶妈把我远远地打发开,所以在我婴儿时代,

就不曾享受到母爱的甜蜜。据说我小时最喜欢哭，而且脾气拗傲，从不听大人的调度，这一来不但失掉母亲的爱抚，就是哥哥们也见了我讨厌，加着身体多病，在两岁的时候，长了一身的疮疥，终日号哭；母亲气愤得就差一棒打死，还是奶妈看着我可怜，同我母亲商议，把我带到他家里去养，如果能好呢，就送回来，死了呢，那也就算了，母亲听了这个提议，竟毫不踌躇地答应了。

我离开家人，同奶妈到乡下去，也许是乡村的空气好阳光充足吧，我住在乡下半年，疮疥竟痊愈，身体也变强壮了。当我三岁的时候，父亲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，因此接我回去，这时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，预备跟着父亲去享受荣华富贵，只有我因为舍不得奶妈，和他的小女儿，我心里是悒悒的，终日哭声不止，父亲看见我坐在堂屋里哭，向我瞪着白眼怒吼道：“哭什么，一天到晚看着你的哭丧脸，怎么不叫人冒火，再哭我就要打了。”我这时只得忍住哭声，悄悄地躲到门背后去。

当我们坐着船到长沙去时，我幼小的心灵，不知为了什么伤损，终日望着海面，呜呜地哭，无论哥哥怎样哄骗，母亲怎样恫吓，我依然不肯住声。这时父亲正同几个师爷，在商议办一件什么文案，被我哭得心头起火，走过来抱起我，就向那滚滚碧流里抛下去，谁知命不该绝，正巧和一个听差的撞了个满怀，他连忙抢过我逃开了。——这一件事情，当时因为我仅仅三岁，当然记不清楚了，不过，后来我年纪较大，母亲和姨母们偶尔谈起，我才知道，同时不免激起我一种悲楚的情流，假使那时便葬身于江流，也就罢了，现在呢，在人生的路途上苦挣扎，最后还是不免一死，——这一支灰色的眼镜戴上后，使我对于人生的估价是那样无聊消极。

我六岁的那年正月，父亲得了心脏病，不过十天就去世了，那时，母亲才三十六岁，而最大的哥哥仅仅十五岁，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才四岁。这一群无援无助的寡妇孤儿，立刻被沦入愁河恨海之中了。母亲是一个忠厚人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狼狈局面，简直无法应付，幸喜还有一个忠心的老家人和父亲的同僚们把父亲的丧事将就

办了；一方面把父亲当年所存下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都变卖了，折成了两万块钱的现款，打了一张汇到北京的汇票——因为我外祖母家住在北京，我舅父见父亲死的消息，立刻打电报，接我们到北京来。

在我父亲七满以后，我的大哥哥同那个老家人，运父亲的灵柩回福建祖茔安葬，我母亲带着我二哥哥——这时三哥已经去世，同我们两姊妹，还有两个婢女，一个女仆，坐船到汉口，换京汉车到北京——正好半路遇见黄河水涨，堤决水奔，顷刻间平地水深三尺，铁路车轨也浸坏了。火车停在许州，母亲这时因为哀伤操劳过度，身体感觉不舒服，车既不能前进，旅馆又都被大水冲坏了，常困车上，就是没病的人已受不住，何况是个病人呢，这时我同二哥哥只围在母亲跟前哭，母亲呢，神志昏沉，病势似乎不轻。后来幸喜这地方的站长李君也是福建人，而且大家谈起来，他们和我的舅父很相熟，所以便请我母亲搬到站长家里去小住，等水退时再作行计——站长的房子位置在一座小山上面，水所淹不到的地方。李站长的母亲是个极慈善的人，他看见我母亲遭了这样的大不幸，孩子们又小，所以非常亲切的对待我们。不过他那里房子有限，我们的人太多，势不能都住在他家，因此便叫女仆和两个婢女带着我，另住在离站不远的唯一的客栈里，我那时对于母亲的病，还不懂得着急，每日同婢女们玩玩闹闹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去看母亲，只见她如同发了疯，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丢在地上，就是那件放汇票的贴肉的衬衫也剥了下来，幸好老太太看见了，连忙替她收了起来，不然我们一群幼弱真不知此后，如何生活呢！

母亲的病势一天重似一天，李老太太替他各庙里烧香求佛，但是苍天不仁，百唤不应，眼看得不济事了。李站长忽听见朋友们说，有一个名医，从京来由这里路过，现在也被水阻在这里，所以连忙派人请了来。诊察的结果，他说母亲虽不是这么大病，只为了忧伤过度，又加着受了些感冒所以内热不清，并且身体也虚，必要长期保养，才能望好。

母亲自从吃了这位医生的药，病势渐渐的轻了，在许州整整养了三个月，才好了，这时黄河水势已退，我舅父派我的二表兄到许州来接我们，母亲也急着要走，所以还等不到身体大复原就起身了。

到了前门车站时，我的三表姐、四表姐和大表哥都来接我们。我记得她们招呼我们在接待室里吃了一些点心，然后让我们上车——那时正在光绪末年，北平的交通用具，除了骡车还是骡车，这种车子，既颠簸又碰头，我坐在车里左边一个爆栗，右边一个爆栗，碰得我放声大哭。好不容易才到了舅舅家里，——舅舅这时候做的是农工商部员外郎，兼太医院御医，家里房子很大！并且还有一座大花园，表姊妹总在二十人左右，她们见我们来，都跑来看，黑压压拥了一屋子人。舅舅进来了，母亲望着舅舅挥眼泪，舅舅不住摇头叹气，我同哥哥因为认生，躲在母亲背后，不敢见人。后来我的四表姊来，拿了许多糖果，才把我哄到里面套间里去，同小表弟们玩，——从此以后我们便在舅舅家里住下了，母亲所带来的两万块钱，舅舅替他放了一个妥实的钱庄里，每月可拿二百的利息，因此我们的生活比较安定了。

第二年舅舅请了一个先生，教我表兄和哥哥读书。我呢，便拜姨母为师——虽然他也不曾进学校，可是一向经我舅舅教他，也能读女四书一类的东西，请他教我这一字不识的蒙学生，当然是绰绰乎有余了。

读书对于我，真是一种责罚，每天姨母把一课书教好了，便把那间小房子的门反锁上，让我独自去读。我呢，东张张西望望，见这屋里除了一张书桌，两把椅子外，一无所有，这使我内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凉，简直对于书一点趣味都没有，站起来从门缝里向外张望，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，或捉迷藏玩，我的心更慌了，连忙把书丢在一边，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去，用口水把窗纸沾湿了，戳成一个洞，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，他们笑我也跟着笑，他们着急，我也跟着心跳，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，等到十一点多钟时，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，这一颗幼稚的心，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

的漩涡里去,如一只见了猫的老鼠般,伏贴的坐在书案旁,姨母走进门,拿过我的书,沉着脸说:“过来背书!”唉,可怜,我连字还认不清,又从哪里背起呢!我闭着嘴,低着头,任她怎样逼我,只给她一个默然,这使得姨母的怒火冒了丈把高,一把拖过来,“怎样,你是哑巴吗,不然就是聋子,叫你背书,怎样一声不响!”我偷偷举眼瞟了姨母一下,晓得无论如何,不能再装聋作哑了。只得放小声音说道:“我背不出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笨!一课书统共不到三十个字,念了一早晨,还背不出!……那么念给我听!”姨母是要借此下台,所以这样说。但是天知道我是连念也念不上来呢,可是又不敢不试着念,结结巴巴念了一句,倒念出三个别字来。这一来,姨母可真忍不住了,拉过我的手心狠狠的打了一十下,一面叹息着说:“你这孩子真不要好,你看哥哥妹妹哪个不比你强,你明天如果再这样不用心,就不许你吃饭!”

姨母托着水烟袋,怒容满面的走了,我揩干眼泪,走到母亲房里,谁知不是冤家对头,偏偏碰见姨母也在这里向母亲面前告我呢,所以母亲一见我,便狠狠的瞪了我一眼,厉声厉色骂道:“天生成的下流东西,你还有脸跑来见我,为了你念书,不知叫我生多少气!”母亲越说越有气,拿起门后头的鸡毛帚子,按在床上,拼命的抽了一顿。姨母见打得凶了,才过来劝开,我负着痛躲在帐子里啜泣。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虐待我,有时也想从此改了吧,用点心读书,可是到了第二天一走进那间牢狱般的书房,我从心里厌倦,我情愿把白粉墙上的粉,一块块剝了下来,再不愿意去看那本短命的书,结果呢,自然又不免一顿毒打了,有时候也真因念不出书挨饿,可是这种刻毒的责罚,再也不能制服我这拗傲的脾气。

母亲看见我,永远没有好脸色,同时一家人都觉得我这孺子真不足教,亲戚们都觉得我是个笨货,而我呢,因为众人的无情,也不愿见他们,每天除了被关在那间牢狱里的大半天外,我只是个溜到花园里,和枝头的鸟儿,土里的虫儿为伍。





我这么一个笨得出了名的小废物，在这家庭中就连个婢女都不如。可是我也不管那些，每天依然是任着性要念书就念，不念——就是挨了打还是不念。有一次我这个笨孩子，居然使得这个家庭里的人大大的惊奇了，那又是一件什么故事呢？

有一天我姨母照例的教我书，教完以后，她不知忙些什么，匆匆的走了，竟把她的一只表，忘记拿去，这可是对于我绝大的恩惠，我拿起这只表，先细细把玩它的表面，这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于是把盖子弄开了，把内部的机器一件一件的拆下来摆满了一书桌，各式各样的机器真有趣，我独自开了一个小小的五金行，细细的赏鉴了，后来我恐怕姨母要来责罚我，因此慢慢仍旧照这些机件的原样安置好，除了拗断了发条外，一切都如原来一样，我依然把表放在原来的地方，吃饭的时候，姨母果然想起，便急急的来找。这时我当然怀着鬼胎，一声不响的静待发作，可是真巧，姨母拿起表便走了，她居然没有看出破绽来，我很高兴的跑去吃饭。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玩，忽听姨母在屋里说：“唉，奇怪，我这表怎么开来开去开不满呀，莫非是发条断了吧，这可是怪事，早晨还走得好好的呀！”

我小小的心怦怦的跳着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因想快躲起来吧，我不管一切的跑到花园里去，躲在那座假山里，过了一刻果然听见有人高声叫我呢，我细听听，认得是我二哥哥的声音，我再不敢答应，心想一定他们已发现我的秘密了。后来哥哥叫了一阵；见没有人答应，便又退出花园去，我观着他已走远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渐渐的夜幕垂了下来，园子里冷清清，几阵风拂过树林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我小小的心镇静不得，只是要挨打，也只好认命了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地方再不能留下去，一溜烟跑出园子，刚进了院子，只见妹妹大声叫道：“妈妈，姐姐在这里呢！”我想不好了，正预备再逃，已被母亲一把拖住了，先不问情由，捶了我几下，然后拖我到屋里，姨母也来了，起初她们问我表是不是我弄坏的，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，只瞪着眼，怔望着她们，后来母亲说若再不说话，要拿针来缝我的嘴，叫我永远不得说话，我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承认了，并把我怎样